

千 世 峰 著



战斗的村民

战 斗 的 村 民

〔朝鲜〕千 世 峰 著

李 英 爱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전 세봉
싸우는 마을 사람들
문예출판사

本书根据 1953 年朝鲜文艺总出版社版本译出

战 斗 的 村 民

〔朝鲜〕千世峰 著

李英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民主与法制》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7,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500 册

(据原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8·324 定价：(六)0.43 元

轉瞬間已經到了晚秋。山麓的树林，穿上了秋装，从壑沟吹来的凜冽的寒风，吹动着每一棵树。飘落下来的败叶，复盖了路徑，也漂满了河面，往下流去。

怎么連时令也这般凄凉呢？

太阳緩慢地偏向西方，阴影幽暗的山路，令人感到一片空虛。崔致富背着包裹，走下山岭；好象連他的心里也颯起了秋风。他急促地迈脚步走去。

“呼——他娘的……。”

他时而这样自言自語道。崔致富带着重大的任务，抱定决心，鼓起勇气，从山上走下去。可是，不知怎么的，他越走近自己的村庄，越感到不安，心怦怦的跳。他就要走进眷恋的村庄了。可是为什么这样小心翼翼呢？

“真他媽的，这东西怎么这样沉。”

他在长着一棵大青皮树的山坡上，“嗨”了一声，把包裹提起来。

他感到一种怨恨，吐了一口唾沫，下巴頰上的褐黃的胡子硬翹翹地倒豎起来了。龙甲先走下了山岭，他在葛藤丛中挽下結着絳紅果实的树枝，在隱約在望的路口，高举树

枝，搖擺著頭，讓崔致富看：

“爸爸，你瞧！”

“你这可恨的小子，真是无忧无虑！”

崔致富自言自語道。在這個瞬間，他忽然想起了已經參加人民軍的龍善。假如龍善也越過三八綫，往北撤退的話，也許早已經過這裡。他想，兒子經過這裡時，一定會惦記家的；而且，他又想起了在一個月以前，被敵機的機槍打死的老婆。

“我这个老傻瓜，想这些个干嘛呢？”

崔致富埋怨著自己；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急地走下山坡。

飛龍江滾流在曲折蜿蜒的山谷里，在這江邊有一條通往天水溝煤礦的鐵路，鐵路旁邊，直立著電綫杆。雄偉嵯峨的大虎山脈，向東延伸二百里^①，中間隔著飛龍江，相互對峙。逐漸低矮的山勢，在這裡就跟平野連接起來了，一直奔流在山谷里的飛龍江，也從這裡開始，分成南北，流入平原。然而起伏的崗巒，曲曲彎彎地伸進了大地的懷抱之中：從這裡開始，再也看不到大虎山宏偉的氣勢，好像擺開了散開的陣式。流經石岩河床的飛龍江，也從這裡開始，河寬水深。

長長的鐵路，沒有發出任何鐵的聲響，只是在死寂中伸向了遠方；灰暗的夕陽，隱約地照耀著路基；在路基旁邊，野菊盛開，秋蝶飛翔。

① 朝鮮二里半等於二華里。

在可以望到村庄的路基上，崔致富放下包裹，坐在铁轨上头，然后点了一支烟。但是在路径和村庄的前面，看不到一个身影，也听不见孩子们的声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这种静謐使他一想再想。……

“爸爸，我先走啦。”

踩着铁轨歪歪斜斜地走下来的龙甲对爸爸说。崔致富眼巴巴地望着儿子玩耍得发红的面颜。

“你这小子，要记住！敌人可能开进了村庄，不要打街上走。车站那边，不看到那棵槐树吗，你绕过那棵槐树走进村子里去。你可记得刚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吗？”

“记是记得，可是走哪一条路还不一样？”

“你这小子，不用多嘴，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呸！”

这个顽皮的少年，噗嗤一笑，就溜烟跑去了。起初他跑在铁路上面，但是，当他碰着翻倒在铁轨旁边的推车的时候，他就把住推车的一边喘吁吁地猛推着。这个推车，是从前养路班的工人们用来搬运铁匠工具的。看来，少年想把推车弄到铁轨上，推着走。

“你这个闯祸的小子！”

“不行吗？我坐在它上头走。”

“你好好地走路不行！”

少年又噗嗤一笑，转身就走。没走几步，他又感到不怎么舒心，于是，拣起路基上的石子儿，朝江心扔起来。这一下，却把游荡在飞龙江水面上的一双水鸭惊飞了，它们飞过

丹紅的山腰，消逝在遠方了。龍甲今年才十二歲，是小學四年級的学生。看到兒子隱約地消逝在車站那邊的時候，崔致富又點了烟，凝望着鐵路。現在，他發生了錯覺：長長的鐵路，就象五花麻繩那樣緊纏在一起似的；在坐着的鐵軌上好象隆隆地响着轉過山彎馳奔而來的火車的聲音似的。

“他娘的，這條鐵路怎麼這樣靜悄悄的？！”

崔致富把已經熄了火的烟袋從嘴里拿下來，然後把烟灰磕在生了紅鏽的鐵軌上面。這個時候，就連磕烟灰所發出的鐵軌的声响，也使人感到辛酸與內疚。

現在，在崔致富的耳边响着熟悉的声音。好象又听到了滿載着發亮的煤炭的火車鳴着警笛，從天水溝煤礦開出來，然後隆隆的馳過鐵橋的聲音。並且，在崔致富的头脑里，一連串地浮現着過去的一切。這是去年的事情：天水溝的礦工們，在五月里就完成了二季度的生產任務，他們來到崔致富所住的村莊，幫助過移秧的活兒。在村莊前面的田地上，歡聲雷動，而在稻田里响起了民歌和預祝丰收的歌聲。由於他們的積極幫助，比預計的日期，提前一個星期完成了移秧工作。礦工們回去的那天晚上，正值村里有一家人家舉行婚禮。農民們吹奏農樂①，工人們戴着“撻爾巴帽”②，翩然起舞。那天，崔致富吹了一晚上的噴呐。到末了，陶醉在利里里③的礦工們，抓住噴呐手的臂肘，東顧西

① 一種民間樂曲。

② 跳民間舞時用的帽子。

③ 民間歌曲。

歪地回旋舞蹈。

现在思想起来，五年来的生活，就象新婚的日子那样令人怀念。

迄今，这一切，除了回忆，什么也没有留下吗？

崔致富默默地望着铁路；然而铁路，依然沉寂地伸到远方。

他越走近车站，越感到离奇古怪，他以为美国鬼子还没有开进这个地方。崔致富很快地走进车站月台。他打算绕过市镇的边缘，渡过河，进入村庄。

空虚的月台，披上了山影，晚风吹起的尘埃，飞过车站。崔致富急步向候车室走去。

“哦呵，这是谁？噢，是崔老头，你也为了活命，逃难去的吧，现在才回来吗？”

有一个女人迎面走出候车室，叫嚷的声音，几乎震动了天井。她是和崔致富住在一个村庄的朴寡妇。

“哈哈，你说的不错。可是我沒有你那样的硬心肠。”

这个寡妇的绰号是“老虎”，是个性情泼辣的人，平素崔致富常常跟她开玩笑。这次村庄的人都逃难去的时候，她嘲笑这些人。

“哼，甭说是逃难，就算你上了青天吧，该死的人总是要死，该活的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她曾经这样嚷叫着独自留在村子里的。

“你是个老傻瓜，即使是美国人来了，也不会杀掉你这个崔老头的。儿女虽然是红色分子，不过，儿女是儿女，父

母是父母呀。”

“你从美国人那里收到了不杀我的电报嗎？”

“甯，你又瞎說了。誰說有錢有勢的闊人随便杀人？”

“哈哈，那不就成了嗎？他們来的話，你也找一个有錢有勢的美国男人吧。”

“嘻嘻嘻，可別取笑我了。”

朴寡妇握紧拳头，朝着崔致富的額头作势要打。

“哈哈，我可猜透了你的心思，你說，是不是。”

“嘻嘻，再別胡說啦，有烟給一支吧。”

朴寡妇笑着伸出了大手。仅只是这一番話語，崔致富覺得一直是沉重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于是他把包裹撂在长椅上头。

朴寡妇把带来的镰刀和稻草繩搁在一边，随后解开了崔致富的烟包。她的手肥大粗实，可是很灵巧地卷了一支烟，衔在嘴里。

“你把孩子安頓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光是你自己回来呢？”

“誰知道，都慌慌張張的各走各的了。”

“你家的那头亲事，可攀坏了。”

原来就粗心大意的朴寡妇，連說話也拿不定主意，东拉西扯。

“为什么？”

“現在，党员还吃香嗎？”

“.....。”

崔致富的二十一岁的女儿北别，跟村里的青年权永毕訂了婚。权永毕是特別自卫队①的队员和判定員②。并且还担任了党細胞③委员会委員长的工作。他干工作，积极誠恳，是个有声望的青年人。

“现在退婚也不晚啊，还怕找不到他那样的小伙子？”

崔致富沒有理睬她那不倫不类的話語，他重启了話头：

“那末，到现在美国人还没有来？”

“怎么沒有。现在，开进飞龙区的不知道有多少。白天也有几个美国人来到村里，晚上就回去。听说，更多的美国人不几天就要来呢。”

“啪！”

这时，突然从市鎮傳来了枪声。

不只是这一枪，从不远的地方不住地响起了枪声。这一下，不但崔致富感到惊悸，而且朴寡妇也大吃一惊地跳起来。他們打已經破碎了的玻璃門遙望着市鎮。但是看不到市鎮，只能看到落在土阜下面的黄蘗树上哇哇直叫的烏鴉。

“这些家伙們，光打枪搞什么鬼？”

朴寡妇的眉心，好象現露着沉郁的暗影。

“街上有美軍嗎？”

① 跟我国的民兵队一样。

② 朝鮮农民交公粮，根据当年的收获。判定員做調查收获的工作，以便决定交現物稅的数量。

③ 朝鮮把党支部称为党細胞委员会。

“美軍是在白天来的，刚刚轉回去。就是这个治安队①，拿着美軍发給的枪，乱打一通。”

朴寡妇一面望着窗外，一面說道。在她的脸上，沉郁的暗影仍然沒有消散。

“治安队还杀人嗎？”

崔致富的心怦然一跳，想到了先走进村庄的龙甲的安全。

“哼，該杀的讓他們杀唄。”

朴寡妇若无其事地說道。她不慌不忙地重新坐下来，默默吸了好长時間的烟。

现在朴寡妇心情沉重，她的儿子学寅，在四天以前参加了美軍所組織的治安队。为了逃避参加人民軍，他在山里一直躲藏到现在才回来，这还算不坏，可是他参加了所謂治安队，象个疯子似的一见人就啪啪的放着枪，东奔西走。总之，她对儿子怎么也放心不下。

“我要好好地整一整这小子。”

朴寡妇暗自这样打算以后，把嘴紧凑在崔致富的耳边說道：

“崔老头，你可不能一直走进街里去啊。你要繞过那条小溪，再走进村里去。被他們一查着，那就麻煩了。”

話音刚落，她就先站起来。她攥起镰刀和稻草绳，抽着烟，烟屎吱吱发响，她溜烟走向月台。看来，她越过铁路

① 李承晚匪帮組織的反动的地方武装組織，在朝鮮战争期間曾經殘杀过許多无辜的人民和劳动党党员。

到地里頂运^① 黄豆。

崔致富觉得怎么也摸不透朴寡妇的心。朴寡妇性情乖僻，别人要做的事情，她总是先要反对。所以，她在解放以后，对于村里的工作，动不动就带头反对。她常常受到本村青年人的批评，因此，她是抱着忌恨的感情过活的。她对村里的工作，抱着一肚子的不平。

其实，她没有逃难，也是这种反感所引起的。在今天，一直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朴寡妇，也许自以为自已矢忠于一种所谓节操而心满意足。这样的朴寡妇，对于局势的变化，抱着什么态度呢？崔致富心神不定地背起包裹，站起来。

崔致富按照朴寡妇的指点，没有走进街里，他在紧挨着果树园的溪旁小路上走着。这周围，阴森森的，草丛里连秋日的昆虫也一声不响。崔致富在杂草被压倒的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忙忙地走着。

“哪一个，站住！”

一个身穿黄茄克的鬼子，忽然从通往街上的胡同口里吆喝着跑出来。崔致富头发倒竖，站在路中间。

“哪里去？”

“…………。”

“到哪里去？”

“回家去。”

“家在哪里？”

① 朝鲜妇女的习惯，走路时把物件顶在头上。

“家在河对面的江内村。”

“江内村?……别胡扯啦,滚开!”

这个家伙用枪对准着崔致富,然后轉到他的后面,用枪杆捅了一下崔致富的后脑勺子。这一下,崔致富几乎要跌倒;他在前面踉踉跄跄地往胡同里走去。

“狗东西,你是干什么的?”

这家伙只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毛孩子,却如此欺压老人。崔致富肝火直冒,怒气冲天。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干庄稼活儿的。”

“狗东西,胆敢还嘴。”

这家伙又用枪身捅了一下崔致富的后脑勺。

走进街里的崔致富又吃一惊:一个长着連鬚胡子的家伙,押着一个女人,从木房前面走过。这幢木房,从前是供销社存放商品的仓库。

“为什么这样折磨人?我有什么罪?嗯?”

这家伙一听到这个女人說話不怎么恭敬,他就用脚乱踢她。她撞碰在仓库的板壁上,发髻鬆开来,她倒在地上了。

“臭娘儿們,胡扯些什么呀?”

她沒有任何回答,她的臉色青紫紫的。她咬牙切齿,扶着板壁顫抖着站起来。咔嚓一声,这个家伙打开了門上的鎖子,把女人赶进里面去。哇的一声,从仓库里响起了孩子們惊悸的哭声。

崔致富連忙掉过头去,只朝着那个家伙推的方向走去。

事实跟朴寡妇说的一样，看不到一个美国鬼子。

美国鬼子在离这儿約有二十里路的、有車站的飞龙区設了指揮部。美国鬼子不敢輕易地侵入多山的大虎区。四天以前，有几个美国鬼子带着好几个“国軍”^①来到这里組織了治安队以后，只是在白天出現。美国鬼子想通过治安队一方面了解这地方的情势，另一方面打算向縱深挺进。

座落在街道中央的民主宣傳室^②的門旁，挂上了写着“大虎区治安队本部”的嶄新的牌匾。崔致富被押进了治安队办公室。

在治安队办公室，有一个被抓来的飞龙区的农民。看来，这位农民已經受过惨酷的折磨，在他的眉棱骨上，隆起了一块有鷄蛋那么大的疙瘩，他垂着肩膀，无力地坐在那里。

“崔老头，坐在那里吧。”

前面放着一張沙发他不坐，而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家伙，倒是說話文雅。这个人就是住在这街上的黄达勋。原来他是家住江内村的黄达权的堂弟，日寇統治朝鮮的时候，曾赴汉城讀过中学；解放以前，他在这街上經營果树园为生。

在他的臂肘上套着治安队队长的臂章，他坐在那里，倒是显得一表非凡。崔致富按照他的指示，放下包裹，坐在飞龙区农民的旁边。

“你这个狗崽子，怎么不說話呀！”

① 指李承晚傀儡軍。

② 和我国的文化館相同。

剛才那個大胡子，一進屋就攥起槍托喘吁吁的猛推了飛龍區農民的前額。那個農民打了一個仰翻叉，用一只手抓住了崔致富的臂膀。隨後，他顫動着手，眼睛朝上盯着大胡子。

“狗東西，你再使性子看看！”

飛龍區的農民，緊閉着嘴唇，哆嗦着坐起來。

“行啦，你閃開些吧！”

黃達勛往上挪着滑到鼻梁上的眼鏡，泰然自若地說道。
崔致富到這個時候才明白這個大胡子是逃避參加人民軍的黃達勛的弟弟黃達奇。達奇假裝沒有聽見哥哥的話，仍然喘息着站在那裡。他天生象豬一樣笨拙。

達奇嘮嘮叨叨的走出屋子。

達勛慢吞吞地點了一支煙。

“你在村里當過現物稅判定委員，還做過什麼事？”

達勛問那個飛龍區的農民。

“再沒有做過什麼事。”

“連組長也沒當過？”

“沒有。”

達勛打眼鏡架子上面注視着他。

“好吧。崔老头！”

“是！”

“崔老头，你到哪里去來的？”

“我逃難到下屯田，現在才轉回來。”

“下屯田？”

“是！”

“細胞委員長和農民同盟① 委員長都跑到哪里去啦？”

“那怎么能知道呢。”

“老头儿，知道什么说什么嘛，不要耍賴。”

“真的不知道，要是我知道，还会騙您嗎？”

崔致富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給他看。

“那么，你的女儿和女婿到哪儿去了呢？”

黄达勛勃然大怒，以輕薄的口吻說道。

“那也不知道。他早就知道天下会变成这个样，所以带着我的女儿乘机溜走了。这事儿我怎么能发觉呢？”

“老头儿，別撒謊啦。你明明知道的事情，还用得着花言巧語嗎？”

“喂，黄大人……。”

崔致富胆大地乘机叫了一声“黄大人”这个尊称。

“…………。”

黄达勛以輕蔑的眼神往下看着他。

“在这个地方我还对黄大人說謊話嗎？要是我知道他們的去处，还用得着大人逼問？我早就会說出来的。何况，我在这里很难堪，沒有臉面地坐在大人的面前。”

“不用說啦，你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交現物稅你比誰都快，捐獻爱国粮② 你也一馬当先，是不是？那年仲秋，你的

① 全国性的农民組織。

② 为了國家的建議，农民无代价地捐獻給国家的粮食。金日成大学就是用爱国粮建成的。

女婿和女儿竟成了相当厉害的紅色分子。对不对？”

黄达勋摆出盛气凌人的态度，說話的声音也高起来了。可是崔致富絲毫也沒有露出畏縮和退讓的神色，为了駁倒黄达勋，理直气壮地說道：

“这是怎么个說法？黄大人，在那个天下不那样做行嗎？黄大人不也是交过果实現物稅嗎？真是，岂有……。”

在崔致富的褐黃的胡子上沾上了唾沫。

“別叫嚷啦。”

但是崔致富的語气一点也沒有軟和下来。

“就拿女婿和女儿來說吧，他們都是毛孩子，跟着那些人东奔西走，也免不了那样做，决不会原来就是那个样子。要是現在，象黄大人这样的人物对他們进行教育的話，很快就成为正經人的。”

“常言說得好，‘不打不招供’，我这样和和气气的問你，你倒放肆起来。”

黄达勋的前額抽动着。

忽然从街上傳来了喊叫声。站在門前的黄达奇和在屋里的几个家伙，都攥着枪一窩蜂往外奔出去。老实地站在一旁，似乎袖手旁觀的朴寡妇的儿子学宾，也慢騰騰地跟了出去。

在这个当儿，崔致富虽然装了一烟鍋黃烟，但是由于情緒激昂，两手发顫，把黃烟撒出了一半。唯独黄达勋对外面的事情，好象不聞不問似的，他仍然坐在椅子上冷眼看着崔致富。